

困在心底16年， “机器人”与“抑郁怪兽”的对抗

即便还没有完全打败，吴晓天也很知足，至少他抓住了船锚，开始“靠岸”了。

□记者 | 吴雪

31岁这年，吴晓天的世界重启了。

日落黄昏，吴晓天背着黑色背包，跳上一辆出租车，很快和司机攀谈起来，“师傅，我送你一首歌，希望你每天开心、健康”。司机打了一半的哈欠，收了回来，噗哧一笑，来了精神，如此有趣的乘客，他还是头一回遇到，肩肘跟着节奏律动起来。

狭小的车厢空间里，吴晓天掏出一个迷你麦克风，手里紧紧攥着，闭着眼睛唱了起来，身体里的装置也跟着节奏，摇摆起伏。像坐过山车般，窗外的风景疾驰后退。

司机大概率不知道，这位看起来阳光无比的乘客，曾经是一个重

度抑郁症患者。去年1月份，他参加了上海瑞金医院“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”的临床研究，做了脑机接口手术。开机那一瞬间，吴晓天“活过来”了。

手术后的吴晓天不再蜷缩在“自我世界”，他迈出家门成为小区孩子王，去人多的商场吃饭，去热闹的KTV唱歌。很难想象，16年前，谈话，或者说正常说话，对他来说，都是奢侈。

那时候，抑郁如同一头“困兽”，日夜纠缠，在吴晓天的大脑里打斗，将情绪揉成碎片，再一股脑地吃掉。他的脑袋常常空白宕机，就连“你好”这样简单的问候语，都卡在喉咙里，吐不出来。最严重的时候，吴晓天

整日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任由其攻击，直至血槽已空。

好几次，吴晓天午夜梦魇醒来，心底有一个声音呼救：加油啊，小天，来，手给我。当他伸手去抓，救命的绳索又瞬间越飘越远。梦里，他从山顶坠落、失重旋转，重重地摔了下去。16年来，对吴晓天而言，外界仿佛是真空的，和任何人没有关系，而他生活的那个世界，混乱得可怕。

